四庫全書

史部

中吴紀聞卷四

宋 龔明之 撰

太公避地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止六十七里故謂之海濵楊備郎中嘗作詩紀其事

范忠宣公

范純仁字堯夫為人寛厚長者文正嘗使至鄉還至京

口見石曼卿數喪未舉盡以麥舟與之蘇黄門稱其為
佛地位中人觀此亦可以見矣元祐初自慶帥召為給
事中遂執政柄未幾拜右僕射凛然有父風烈為宰相
一年出知潁昌府既而復入相坐元祐黨散官安置元
符三年徽宗即位復欲召為相尋即下世遺表有云葢
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
微臣所以事君後御筆題其墓碑云世濟忠直之碑子
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為士林所稱

滕章敏公結客

滕章敏公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里市與鄭獬毅夫為忘形友議論風采照映一世嘗與毅夫及楊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公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責所約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遊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黄金裝箭鏃猛獸畫旗旄北闕芒星落

中原王氣高終今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思賢堂

郡齋後舊有思賢堂以祠韋白劉三太守後更名三賢紹興末洪內相景嚴為郡益以唐王常侍仲舒本朝范文正之像復號為思賢堂今叅政范公作記郡庠亦有三賢堂繪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及光祿朱公像於其中

顧學正

顧襄字公甫為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士流皆推之登

熙寧元年第調潤州丹徒尉召還爲太學正元豐五年卒於京師時二親猶在鄭達夫太宰與公甫爲同舍生以詩挽之云可惜病相如公病渴而卒誰尋封禪書雙親千里外一葉九秋餘風露翻歸旐塵埃鎖故廬虎丘山下路會葬有鄉車廣文官舍冷如氷幾歎朝衫脫未能忽買春田埋玉地猶懸絳帳讀書燈佳名空綴仙都石妙偈爭傳海寺僧一幅粉旌春水漫惜君誰不涕奔騰

鄭希尹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為人剛正不詭隨蒞官有聲嘗為大理每有疑獄中夜焚香露拜齗得其情以故人無寃死者既而請老家居朝廷以其精力有餘落職致仕守鄱陽到官未半嵗拂袖而歸先君與公厚善因問其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為郡守當以撫字為職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須金錢百兩明日須銀錢千兩枯骨頭上打不出也景平後世要人身其志竟不可奪也時朱勔用事勢可炙手士大夫俛節從之者甚多惟公終始

無阿附意子絪字天和

執爨詩

程光禄自幼頴悟年五六歳時戲劇竈下家奴㪅之曰汝能狄劣爾豈解為文章耶公怒曰吾豈不能家奴曰試為我吟一燒火詩即應聲曰吹火櫻脣歛投柴玉腕斜回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甫冠登第

王元之畫像

虎丘御書閣下有王黄州畫像東坡過蘇日見之自謂

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因為之作賛今猶書其上

雙蓮堂

雙蓮堂在木蘭堂東舊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禄吕大卿濟叔以雙蓮花開故易此名楊備郎中有詩云雙蓮倒影面波光翠蓋風揺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鼔吹瞥然驚起兩鴛鴦政和中盛容學李文作守亦産雙蓮花無外賦木蘭花詞云美蘭堂晝永晏清暑晚迎凉控水檻

風簾千花競擁一朶偏雙銀塘盡傾醉眼訝湘娥倦倚
兩霓裳依約凝情鑑裏竝頭宮面高粧蓮房露臉盈盈
無語處恨何長有翡翠憐紅鴛鴦妒影俱斷柔腸凄涼
芰荷暮雨褪嬌紅換紫結秋房堪把丹青對寫鳳池歸
去攜將

孫若虛滑稽

孫賁字若虛早年英聲藉甚性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
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尚有田單

之火幞頭脚上猶聞甯戚之歌又作書語集句識一老生云孜孜為善雞鳴起先王之道斯為美四十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時樂圃先生為教授知之命其父訓敕孫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嘗入朝為寺丞後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為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

後以剡薦就除台守既至錢唐詰旦欲渡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既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入祠中竊取其旛平旦廟吏入視之見一人以旛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答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金兵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為之所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

詭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它神驗不一後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叅政范公為作記

元少保

元絳字厚之居第在帶城橋登天聖五年進士甲科初任金陵幕官尋即進用屢為藩郡帥時有傳儂智高餘黨寇二廣者遂以公知廣州而所傳乃妄因改知越州公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為危事横水明光之

甲乃唐時誤傳冠至事見李德裕獻替記人服其工公

在金陵時王荆公之父益為通守與公厚甚荆公既相

神宗一日欲謹選翰林學士公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

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爾况巳作龍圖

閣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中外大驚

既就列有稱職之譽公最長於四六多取古今傳記佳

語為之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二王固辭後因

改封先召公諭之曰可於麻詞中勿令更辭公遂草制

其略云列第環宫彌亘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顔神宗甚愛之自是二王不復辭未幾叅大政元豐中罷政知頴州時以藩邸升爲順昌軍節度公作謝表云纛土立社是開王者之風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升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順而聖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士大夫皆傳誦之後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吳中公既還鄉與程光禄諸公爲九老會日以詩酒自

娱年七十餘卒有玉堂集三十卷初公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葢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謂既入翰林為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偏傍皆從糸始悟夢中兄弟之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亦尹京兆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為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糸葢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沉進退決非偶然者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紀其事公和云聨名適似三

珠樹傳玩驚看五朶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仲殊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為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其喜作艷詞嘗以詩箴之云大道久陵遲正風還陊隳無人整頹綱目亂空傷悲卓有出世士蔚為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

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灑脫無覊麼雲輕三事衲餅錫天下之詩曲相間作百紙頃刻為藻思洪泉瀉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為幽柔詞顧師持此才奮起華澆漓鶩彼東山崗圖祖進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凌丹墀他日僧史上萬世為蓍龜迦葉聞琴舞終被習氣隨伊予浮薄人贈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佛日重光離老孚之言雖苦口殊竟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間見庭下有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殊詠之口就

一詞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溼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後殊自經於枇杷樹下輕薄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

如村

胡嶧字仲達五栁之子文與行皆能繼其父與方子通為忘年交後以年格推調安遠尉非其志也乃取老

杜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之句自號如村老人治圃築室遺外聲利自放於閑適而終不出仕有文集二十卷號如村宂藁唯室先生及參政周公葵皆為作序子伯能登進士第

鄭毅夫吳江橋詩

鄭獬字毅夫嘗作吳江橋詩寄劉孜叔懋云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鼇插天螮蝀玉腰濶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

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劉時為吳江尉亦有和篇皆刻之石鄭詩題云寄同年叔懋祕校劉於詩前具位加榜下二字於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張幾道挽詩

張僅字幾道居萬壽寺橋與顧棠叔思皆為王荆公門下士荆公修三經義二公與馬幾道登第未幾捐館方子通作挽詩云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旐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

腸慈母滿頭霜嗟君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至今誦其詩者為之出涕吳人目子通為方挽詞幾道官至著作郎

范文正不取燒煉方

范文正少養於朱氏朱南京人文正幼年肄業京學同舍有病者親為調藥以病亟屬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用此術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

二十餘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

夜航船

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休荅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㨶酒三瓶寄夜航

俗語

吳人呼来為釐始於陸德明詒我来牟棄甲復来皆音釐葢德明吳人也又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始於吳王

昔吳王語孫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方子通詩誤入荆公集

方子通一日謁荆公未見作詩云春江渺渺抱墻流烟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春旗催日下城頭荆公親書方冊間因誤載臨川集後人不知此詩乃子通作也

盧發運

公諱秉擢皇祐元年進士第元豐中為發運使其父太

中公退老公每歲上計得請歸鄉後帥涇原懇辭歸養特賜手詔慰勉時以為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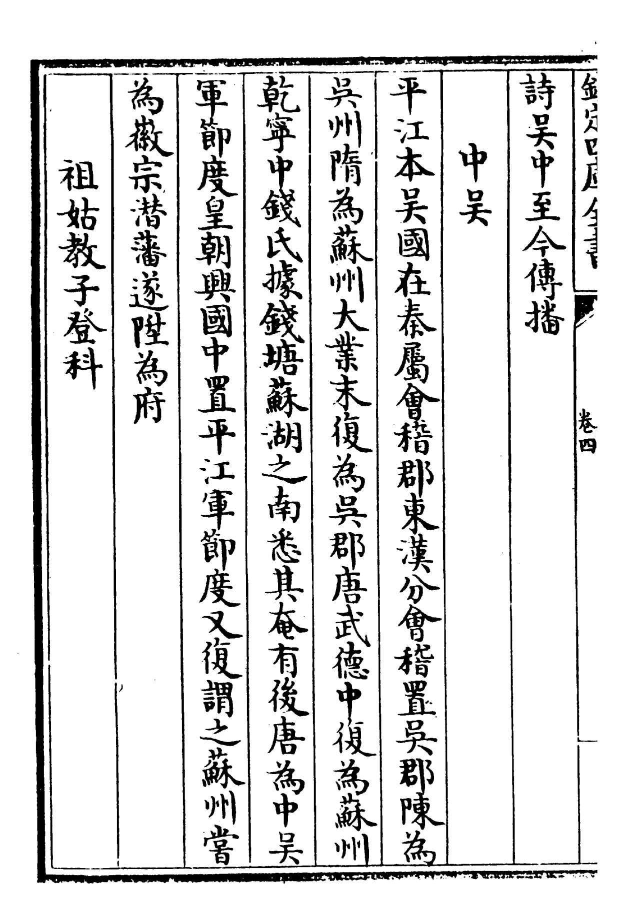
大雲翁

林宓字德祖旦之子擢進士第為常州教授在職六年學者益信服大觀二年大比試決科者四十餘人於是賜詔曰閲前日賔興之數較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為最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進賢受上賞之意特改宣德郎郡守因以進賢揭坊名於學之南郡人榮之後除河北

路提舉學事仕滿除開封府左司録居數月浩然有歸志優詔如所請公既勇退屏置朝服足不踐州縣舊隱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卒年六十六葬博士塢平生好古嗜學有大雲集一百卷神宗皇帝聖訓録一十卷

花客詩

張敏叔嘗以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菊為壽客瑞香為佳客丁香為素客蘭為幽客蓮為淨客酴醿為雅客桂為仙客薔薇為野客茉莉為遠客芍藥為近客各賦一



詩吳中至今傳播

中吳

平江本吳國在秦屬會稽郡東漢分會稽置吳郡陳為吳州隋為蘇州大業末復為吳郡唐武德中復為蘇州乾寧中錢氏據錢塘蘇湖之南悉具奄有後唐為中吳軍節度皇朝興國中置平江軍節度又復謂之蘇州嘗為徽宗潛藩遂陞為府

祖姑教子登科

予之祖姑適知泉州德化縣李處道祖姑甚有文讀書通大義賦詩書字皆過人其子援登進士第乃祖姑所親教也晚而事佛誦蓮經皆千過嘗問法於圓照禪師師名之曰守安年幾七十而卒既得疾即屏藥餌書佛頂呪焚灰丸之并以然燈法授援曰我死置灰丸懷中然燈如法也因起坐誦大士名號久之而化既小斂視其手指屈結皆成印相佛徒歎服以為不可及張文潛學士為墓誌首記其事

范祕丞

范世京字延祖龍圖公之子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應天府柘城簿和州歷陽令時龍圖公出守四明公亟走膝下曰人子者事親之日少而事君之日多豈忍曠年失定省耶既而龍圖公捐館扶喪歸里垢面跣足晝夜哀號不絶行道之人莫不嗟惻服除知秀州海鹽縣勸民孝友睦婣及耕桑之事治聲動浙右熙寧初朝廷鋭意改作召公管勾湖北廣惠倉至京論事不合乃辭歸

舊治海旁之民聞公復来驩呼鼓抃已而有疾乞以本官歸田里乃下詔授祕書丞致仕享年四十一公居鄉與樂圃先生甚厚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朝議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園亭以文酒自娱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閭丘公孝終亦以安車歸老因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岵為郡守大置酒合樂會諸老

於廣化寺又有朝請大夫王琓承議郎通判蘇湜與馬公賦詩為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為吳門盛事元公少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閑延賓談笑豁幽關閶門歌舞尊罍上林屋烟霞指顧閒德應華星臨頳尾年均皓髮下商顔名花美酒踈鐘永坐見斜暉隱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使君瀟灑上賔閑金地無人晝敞關風静簫聲来世外日長仙境在人間詩成郢客争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顔此際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章守

以五日開宴故二詩皆及之

顔夫子

顔長民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子釆為孚亦相繼擢高科釆字君用終提舉常平為字仲謙終嚴陵守孚字端中崇觀間有聲於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皆目之為顔夫子人欲識其面而不可得既登第滕樞密康許嫁以女尋即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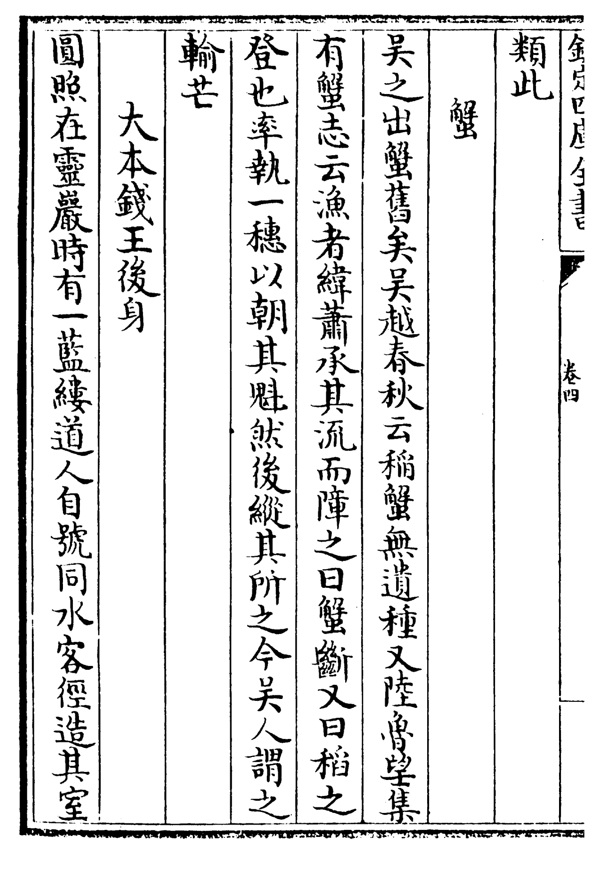
信義縣

崑山在蕭梁時分婁置縣號信義屬信義郡大同初分信義置崑山縣華亭舊亦為蘇之屬邑或云嘗割崑山之境以縣華亭今華亭亦有崑山時人嘗以片玉比機雲兄弟而以此為北崑山縣舊有城古圖經云在縣東三百步今謂之東城者是也近歲耕者於薦嚴寺田中得城磚甚多及箭鏃以銅為之識者疑其為春秋時物今縣之西二十里許有村曰信義如婁縣之存舊名也俗遂訛為鎮義汴人龔掎仕至殿中侍御史居於是村

之南因插銀杏枝活時人異之目為遇仙云

李無悔

李無悔名行中本霅川人徙居淞江高尚不仕獨以詩酒自娱晚治園亭號醉眠東坡先生與之游從嘗以詩贈之無悔有書顔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書名又賦佳人嗅梅圖云鬆眉鴉鬢縷金衣折得梅花第幾枝嗅盡餘香不回面思量何事立多時其詩意尚深遠大率



類此

蟹

吴之出蟹舊矣吴越春秋云稻蟹無遺種又陸魯望集有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又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縱其所之今吴人謂之輸芒

大本錢王後身

圓照在靈巖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客徑造其室

中守門者莫能遏既而圓照屏侍者與語有竊聽之者聞圓照末後一語云汝今幾甲子矣答曰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圓照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麽生道人拂袖而出云錢大錢大又侍瞞人也當時疑圓照為吳越後身道人為洞賓

郟正夫失鶴詩

正夫在童丱時作失鶴詩云久鎖沖天鶴金籠忽自開無心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凌雲上紫臺應

陪鸞鳳侶僊島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黄姑織女

崐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黄姑古老相傳云甞有織女牽牛星降于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湧溢牽牛因不得渡今廟之西有水名百沸河鄉人異之為之立祠按荆楚嵗時記黄姑者河鼓也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聲為黄姑潘子直云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為索郎耳鄉人因以名其地見於題詠甚衆古樂府云東飛伯勞

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劉筠內翰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其他不能盡載雖非指此黃姑然得名之由亦可類推也祠中舊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大夫多避地東岡有范姓者經從祠下題於壁間云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閒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禱祈之

間靈跡甚著每遇七夕人皆合錢為青苗會所収之多寡持环珓問之無毫釐不驗一方甚敬之舊有廟記今不復存矣

孫積中

孫載字積中其曾祖漢英仕錢氏嘗為蘇州崑山鎮防遏使故為崑山人公幼岐嶷如成人既學為師友所推譽治平二年進士及第為河中府户曹吏三守皆立威嚴者公獨與之爭曲直矯矯不少下終以此見知或稱

薦之中書檢正官察訪關中辟公爲官屬公務佽助之亦不苟與之合乾祐縣去永興最遠青苗法行乾祐獨不以予民察訪怒移其令檄公往案之公還言邑小民貧其徒歲以禾麥博易爲生且立法之初民未知稱貸於公家爲利令無罪宜復其任公用薦者遷官知湖州德清縣公聽斷精明不專任刑罰開説其是非出於至誠訟有累年不決者聞公一言感悟相捨而去熙寧八年吴越饑獨縣中熟公勸大家乘時倍糴得米十餘萬

斛明年春米價騰踊公平其直使糴賴以全活者不可數計其他便民者别有數十事德清人至今德公又用薦者遷官知考城縣官制行換奉議郎其治考城如德清於方田也以最聞縣四鄰皆重法地素饒盜公明賞格嚴保伍姦無所囊槖一日都監與尉来告盜集境上將以上元掠近郭至期公張燈與其僚樂飲許民嬉游不禁夜如故事盜叵測遂遁去迄公受代亦無復鼠竊者府界提點薦公于朝他使者亦相繼上公治狀神宗

出名氏付中書葢欲用公矣未幾除廣東路常平召見
便殿以遣之二廣使者春夏例簡出公至則犯隆暑徧
行所部宣布德意哲宗即位轉承議郎諸路常平官廢
公赴吏部授通判陜州移廣東轉運判官於是公去嶺
南五年矣吏有嘗不快於公者頗欲棄官公聞而慰留
之乃舉焉紹聖初復諸路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改知
海州已而除沂州興學養士走書幣招禮宿儒為學者
師表治務大體遷朝奉大夫知婺州移河東路轉運判

官又移淮西路提點刑獄徽宗即位遷朝請大夫知亳州言者謂公嘗附薦元祐黨人得提舉杭州洞霄宫即歸崐山日與親戚閭里置酒碁奕道故舊為樂任且滿本路使者等言孫某先朝所選擢名在循吏年雖高精力幸未衰願使再任以示優老之意詔從之大觀中遷朝議大夫未幾公亦自上章乞守本官致仕公體素無疾先一月至其先人墳壠徧謁嘗所往来者若將别然既亟呼妻子與訣屬以後事問日早晏盥手焚香即寢

而逝享年七十有五葬高景山公天資樂易於吏治尤所長使四路典三大郡咸著循跡每遇物無忮害所至汲引其屬士大夫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多知名且貴顯於世者自少喜讀易慕唐人為詩著易釋解五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

王主簿

王仲甫字明之岐公之猶子風流翰墨名著一時後客于吴門嘗有所愛往京師為岐公强留之逾時不返因

作詩云黄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别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詩效古樂府藁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其殁也丁永州注葆光祭之有云爽秀英抜出於天資談經咏史博識周知文華自得不務競時古格近體率意一揮金玉鏘揚組繡陸離世俗所得特其歌辭又云生習華貴不見艱巇徘徊鳷閣出入鳳池乗輿南游曠達不羈朝賞夕宴選

勝搜奇擺脫冠裳卻去輪蹄不驚榮辱不罣是非擾擾萬緒付于一巵頹然終日去智忘機王之為人於此可見矣

著作王先生

著作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父仲舉徙平江政和元年卒葬吳縣横山桃花塢誌其墓者江公望書其誌者陳瓘也先生為人清純簡易達於從政有憂時愛君之心有開物成務之學高宗駐蹕平

江守臣孫佑薦於朝賜對前後所上疏劄類切于時宜
聖諭以通儒目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兼史館
校勘遷著作佐郎受勑正朱墨史官至左朝奉郎與門
人陳長方楊邦弼講道于震澤如楊龜山尹和靖胡文
定皆深推讓吳中道學之傳莫盛于先生紹興二十三
年卒于家葬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門人章憲撰
誌吳中閩中皆祠于學其子大本兩浙安撫司參議先
生平生所註論語集解古今語說著作文集并高宗所

賜勅及遺像震澤記善録至今藏于家子孫世守府城

德慶坊故居云

中吳紀聞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吳紀聞卷五 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孫鯤

中吳紀聞卷五

宋 龔明之 撰

唯室先生

唯室先生姓陳氏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本長樂人父侁字復之擢進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大雲翁宓之妹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廉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定夫學深得治氣養心行已接物之道故其子亦為道學之士唯室因外家居于步里

終日閉户研窮經史著書名步里客談又有漢唐論俱行於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群號二陳

姑蘇百題詩

楊備郎中天聖中為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曰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烟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宰華亭俄丁内艱遂家于吴中樂其風俗之美安而弗遷因悟夢中所作幾於前定嘗效白體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居吴中既久土風

人物皆深詳之又作姑蘇百題詩每題箋釋其事至今行於世

范祕書

范雩字伯達子之同舍也嘗試禹稷顏回同道論先生見之以為奇作置之魁選遂馳譽於太學學者至今以為模範入館除祕書郎今叅政公即其子也

張子韶與周煥卿簡

岷山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為布衣交相與之意極厚

煥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專价賫錢銀供其費書詞懇惻讀之令人竦然生敬前輩恤朋友之難每每如此范忠宣之於石曼卿蘇文忠之於李方叔皆同此一念也今録其書于後以警薄俗云九成頓首日俟車馬之來乃杳然無耗不勝瞻仰即辰孝履多福九成此間學生例不受其束脩有信州劉孟秀才在此多時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許以二百千足助公今付去半則銀三鋌錢二十五千足掩子內角子

有九成親批字紹祖三字及兩頭有如此二字及封印令遣去親隨兩人便令歸也發此物去時巳焚香對諸聖頭公無障難幸見悉也他節哀自重不宣九成再拜

蝦子和尚

承平時有蝦子和尚好食活蝦乞丐于市得錢即買蝦貯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出哇群蝦皆游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郭家朱砂圓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疇昔荷相接之勤以藥一杯為報郭氏以味惡頗難之力强之飲至三呷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授以朱砂圓方曰惜乎富及三世爾郭氏竟售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後絶無有欲之者

陳了翁鱸鄉亭詩

陳文惠公留題松陵詩其末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

屯田郎林肇為吴江日作亭江上因以鱸鄉名之了翁初主吴江簿嘗為賦詩云中郎亭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蒪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抛塵網去釣舟閑傍畫欄旁了翁筮仕之初已無戀官職之意矣

起隱子

季父諱況字濬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再遷入館在館八年學術文章俱不在人下時同列知名者惟季父與

蘇元老在庭爾當時號為龔蘇葉石林俊聲藉甚嘗為文字交其他所與酬唱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豐父張敏叔亦皆一時名士用先都官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有文集三十卷曰起隱集終祠部員外郎朝議大夫季父詩格清古如詠劉伶云逃名以酒轉名高醉裏張髯罵二豪日月已為吾戶牖何妨東海作醇醪九日云家家高會錦模糊誰信貧家菊也無多謝東鄰送酷至旋於籬畔覓茱萸自古誰無九日詩詩成須道菊花枝直

饒無菊何妨醉野蓼村葵總是題遊天峰寺云杖藜高踏半山雲不見此山知幾春異時人物凋零盡只有青山似故人午歇惠安寺云寒食都來數日間顏卿家帖到今傳此公剛鯁無情煞到得春時也自憐送唐大監云東門相別又相逢轉覺哀頽一老翁子約重来我方去满庭黄葉正秋風古樂府云妖娆破瓜女爭上秋千架香飄石榴裙影落薔薇下牆外見鴛鴦雙雙春水塘歸来情脉脉無緒理残粧其他如貪山借船賞嗜酒典

琴沽閑多卷滿新題句懶極床堆未答書客踈閑吠犬庖匱割啼雞得句怕難續避人長轉多山色秋難老池光夜不昏此類甚多

閭丘大夫

閭丘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黄州時公為太守與之往来甚密未幾掛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為九老之會東坡過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各二篇皆為公作也公後房有懿卿者頗具才色詩詞俱及之東坡嘗云蘇州有二

丘不到虎丘即到閭丘

寶嚴院

常熟海虞山有古刹號寶嚴院吴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嘗賜御書急就章逍遥詠及聖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壯麗吴人相傳自京師来泗州僧伽塔為第一此為第二至今尚在

洞庭山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韋蘇州皮陸唱和所言洞

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吳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也周内相洪道嘗折衷二說云洞庭山在吳而洞庭湖乃在荆襄之間地形雖分而地脉未嘗斷也周公之說又本於東坡

方子通紅梅詩

方子通紅梅詩膾炙人口其云清香皓質世稱奇漫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

臘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散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范無外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之姪孫贊善大夫純古之子少負不羈之才工於詩詞不求聞達士林甚推之所居號范家園安貧樂道未嘗屈折於人石監簿存中有園亭在盤門内嘗往謁之不遇題於壁間云范周來謁石存中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虎低頭拜狗作烏龍

方賊起郡中令總甲廵護雖士流亦不免無外率府庠諸生冠帶夜行首用大燈籠書一絕于其上云自古輕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書生作夜廵郡將聞之亟為罷去盛李文作守時頗嫚士甞於元宵作寶山現詞投之極蒙嘉奬因遺酒五百壺其詞播於天下每遇燈夕諸郡皆歌之甞櫂舟訪鄭子高於峴山一日酒酣題於絕頂云萬疊青巒壓巨峴四垂空濶水天分夜光寒帶三江月春色陰連萬里雲桂

子鶴驚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聞不將此景憑張孟三百年来屬老文

綽堆避御名改曰堆即今綽墩

崐山縣西數里有村曰綽堆故老傳云此乃黄幡綽之墓至今村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語

陸彦猷

陸徽之字彦猷常熟人高才博學衆推為鄉先生出其門者如陳起宗徽猷張枘朝議錢觀復郎中皆為時顯

人徽宗即位下詔求直言公因廷對與雍孝聞輩皆力陳時政闕失唱名日有旨駁放孝聞立殿下叩頭曰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無罪今詔墨猶未乾奈何以直言罪人衛士怒孝聞唐突以挂斧撞其頰數齒俱落凡直言者盡捽出之大觀末彗星見旋見收復時雍公已不能語止賜六字道號居神霄宫彥猷欲赴京師已卒其孫端成字天錫就特奏恩

時上書及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謔詞云當初

親下求言詒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掐是駱賔王并洛陽年少自訟監宮并岳廟都一時閑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翠微集

峴山翠微有主僧沖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為詩所著號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臘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舊精勤姑蘇一萬披緇客四事無如彼上人邑宰蓋嶼亦有讀翠微集詩云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

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格老辭清又一人

生老病死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吴江邑小而地狹即縣學之東隙地以次而為之時以諸生在學而數者相為比隣謂之生老病死

郲子高

郲僑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負才挺特與范無外為忘形

文鄉人至今推之謂之鄉長官晚歲自號凝和子峴山上方有層屋曰翠微子高多游歷山中嘗賦詩云行客倦奔馳尋師到翠微相看無俗語一笑任天機曲沼淡寒玉橫山鎖落暉情根枯未得愛此幾忘歸訪凌峰瞶上人云步入凌峰閣尋師師未歸凭欄寂無語唯見白雲飛簡公約有素琴堂又為賦詩云素琴之堂虛且清素琴之韻淪杳冥神閑意定默自鳴宮商不動誰與聽堂中道人骨不俗貌麗形端顏瑩玉我嘗見之醒心目

寧必絲桐絃斷續嗚呼靖節已死不復聞成虧相半疑昭文阮手鍾耳相吐吞素琴之道詎可論道人道人聽我語紛紛世俗誰師古金徽玉軫方步武虛堂榜名無自苦

鄭應求

予年二十時三舍法行與鄭君聘應求同在郡庠應求精於人鑑同舍皆為其品題心甚畏之嘗見唐煇子明以手拊其腰曰異日金𤨏瑠無疑矣子明性莊重面大

發赤一日顧仲謙過鄰齋應求指以示余曰此公蛇行居官必尚猛乗間又語予曰吾友乃一壽星頗類應逢原但得其半耳然亦可銀瑯璫衆皆未以為信後二十年仲謙守嚴陵頗有郅都之風後三十年子明躋法從後七十年予始拜牙緋之寵其言無一不驗應求亦甚有文聲

獄山

太湖中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獄楊

備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微髣髴

鄷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圜扉

王學正

王彥光察院之伯祖諱僖字康國居太學有聲鄉人謂之王學正識與不識皆尊敬之有堂名逸野以累試不利日游適其中以讀書自娛其持身治家甚嚴鄉中率取以為法彥光自幼知讀書乃學正公之訓也生平無子葉大年挽之云書劍當年游上都賢關蟲篆挍諸儒

文華爔爔九苞鳳俊氣駸駸千里駒妙質競誰揮翚漫
白頭空此死樵蘇遺編殘稾應猶在搔首令人益歎吁
又云遺文膾炙在吾鄉賦罷誰能少薦揚聲跡有妻先
蝶夢行藏無子付絣方雲蘿烟蔓新泉石秋月春花舊
野堂交倡絲牋眞翰墨幾人知為寶巾箱逸野堂至今
尚存王氏舉族祀之不絶

范文正為閻羅王

曽王父捐館至五七日曽王妣前一夕忽夢其還家急

今開篋笥取新衣裳而去因問之曰何怱促如此荅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為尚在冥間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死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非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為此官邪

吳縣寇主簿詩

石林居吳下一日至閶門外小寺中壁間有題一絶云黄葉西陂水漫流蘧篨風急一扁舟夕陽暝色来千里

人語雜聲共一丘石林極愛之但不書其名氏因問寺僧云吳縣宼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宼名寳臣徐州人善作詩少從后山先生學其源流有所自来矣

盤溝大聖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禱祈置之掌上吉則拜凶則否人皆異之推所從来乃盤溝村中有漁者嘗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他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奈何

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直亦以千錢為率漁者如所教競求買之果獲千緡今寺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託此以度人耶

魏令則侍郎

魏憲字令則與其弟志俱有聲太學號熙豐人才徽廟朝為東臺御史入侍經幄論思獻納為多又代言西掖得温厚雅正之體遷吏部侍郎久之除顯謨閣學士知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季父禮部送之以詩云炎祚無

疆越萬齡如何戎馬尚憑陵中興事業須王導撥亂韜鈐要孔明劇盜已分齎鉞定端星行指泰階平吁韓朝渭非難事好繼當時丙魏聲

圖經刊誤

舊圖經云外堽青堽五家岡蒲岡塗松岡徘徊岡福山岡並在吳縣界今次第而數之其上之四屬崐山下之三屬常熟言其地之遠近與吳縣大相遼絕續圖經云太和宮在盤門之外其地唐相畢諴之別業也竊詳畢

珹未嘗為相為相者乃畢諴也珹與諴兄弟爾

草腰帶聽聲

元豐中姑蘇有一瞽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一日王父呼其至家以祖姑吉凶禍福扣之云此婦人他日必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干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顧沂大夫以其語不祥舉室皆唾之諭命未竟適有提夫過門報省榜者王父亟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為人焦蹈既入告之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問曰知此人聲骨否曰熟

知之王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職也衆皆以為焦巳為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經句有自京師来者云揭榜後六日焦巳死矣祖姑在曽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禮其言無一不驗

壓雲軒詩

崐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壓雲軒邑士胡清嘗賦詩云誰建危亭壓翠微畫簷直與暮雲齊有時一片巖隈起帶

與老僧山下歸軒旁有小柏數株又賦詩云栽傍巖隈未足看為言斤斧莫無端他時直入掄材手不獨青青保歲寒後有一文人作淛漕因到山中見之大喜尋訪其人厚禮以待之既憐其貧遂給官田胡由此致富

翟忠惠

翟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後徙居常熟紹興初為叅知政事卒門人謚為忠惠先生公文章甚古所作制誥皆用尚書體天下至今稱之自宣政以来文人有聲

者唯公與葉石林汪浮溪孫蘭陵四人耳孫嘗自評云某之視浮溪浮溪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忠惠亦然識者以為確論公素儉雖身歷兩府奉養甚於貧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論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間尤甚因正色言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公在翰苑時禁中新創儺儀有旨令撰文是日辰巳間中使送篇目至午後亟督索進呈

數篇既立就而文法且極高古石林乃謂公文極艱得在西掖時以草詞遲罰銅又在試院議策題以冗官為問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為朝廷慶者一可為有司慮者二石林頗怪之予竊謂公之文正不當以遲速論當視其得意與否耳策題雖止四句實佳作也

白雲泉

天平山有白雲泉雖大旱不竭或云此龍湫也唐刺史

白樂天有詩云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在人間蘇子美嘗至山中為賦長篇范貫之亦有和章

諳三命

諳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好食活雞已就死者則郤而不食人欲其卜葬必以數十活雞自隨聞其聲咿然則食之愈喜率以是為常後享高壽而死其茶毗也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湧出吾家

虎丘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偃松生其上

范文正詞

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燈皆寓勸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尩悴只有中間些子年少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回避

臞菴

吴江王份文孺自號臞菴甞築圃於松江之側方經始時文孺下榻待余延留數月見買葑作址計三百萬錢圃成極東南之勝後湖蘇養直甞賦詩云王郎臞菴摩詰詩烟花遶舍江遶籬石渠東觀了無夢筆床茶竈行相期古人已住不可作甫里顧有今天隨灣頭蟹舍豈著我請具蓑笠懸牛衣又為文孺賦草堂云笛弄松江明月蓑披笠澤歸雲若話青霄快活五侯何處如君

蝨口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故老相傳云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遊五湖潛過於此遣人馳書招文種大夫因以名之楊備郎中詩云霸越勲名間世才五湖烟浪一帆開猶防烏喙傷同輩此地復招文種来

蚖化為劒

干將墓在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畊其旁忽見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礫之上之半躍入草中不復可尋徐覰其餘乃折劒也至暮欲持歸亦不復見方子通有

詩具載其事衛月山因筆録云匠門外干將墓土人取作竈無蟑螂竈雞

賈表之

賈公望字表之丞相昌期之孫青之子頃倅平江時朱勔父子方出入禁中竊弄權柄一時奔競之流爭持苞苴唯恐無門而入賈獨疾之甚嘗有詩云倏忽向六十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傾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其志尚亦足嘉矣勔之子為浙西路分司有賜帶之寵賈亦同時衣金

紫服旦日適相會於天慶朱之虞因見賈所佩魚熟視之賈厲聲叱之曰此是才力得来非緣花石之故左右皆錯愕朱甚銜之為其所擠賈竟停任

易承天為能仁寺

宣和中户部幹當公事李寛奏凡以聖為名者竝行禁止又給事中趙野奏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字悉合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為稱者竊慮亦當禁約其後又有以龍皇主玉字不當言者亦請遏絶前後共禁八

字遂易承天為能仁其他觀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則重加之罪雖橋梁有為龍形者亦皆鑿去之太學同舍陳朝老語余曰此無君無天之兆甚可畏也季父倅興仁日一太守曲意奉行盡取諸寺觀藏經命剪去所禁八字未幾太守卒

章戶部

章綍字伯成莊敏公之子莊敏教諸子甚嚴恐其縱肆閉置一書室中故綍與綡皆中第而亦甚有文季父禮部取綍之姪女召為校書郎日綍以詩餞之有船尾淮

山青未了馬頭隋栁緑相迎之句孫仲益甚喜之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得唐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終户部郎中

王教授祭學生文

慶歴中郡學既建養士至百員亦有自他郡至者建陽二江忘其名肄業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殂時王逄會之為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維慶歴七年歳次丁亥七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蘇州州學教授王逄率在學同人謹以

香酒果實致奠化冥紙告祭于學生建陽江君之靈人固動物爾氣完則在氣散則死生與死吾不得而知也惟是生者有名教存焉得以異諸物善而夭為不死惡而壽為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數千里旅吳學以道義為身謀於善無所負今夭去吾得謂子不死矣夫旅而死無親戚左右為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啓而手足比無助者為多同門生幾百員為子哭不為孤其亦善德之召歟子魂氣何所之吾與子有生死之別旅櫬舉而

望涕不知其所從哀哉尚饗

沈元叙滄浪亭詩

蘇子美獨步游滄浪亭詩云花枝低欹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宜有時載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紹興初崐山沈東元叙甞游其亭賦詩云草蔓花枝與世新登臨空復想清塵只今唯有亭前水曽識春風載酒人程致道與張敏叔游滄浪亭詩有云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髯猶想見長身試尋遺址名空在却笑張羅事已陳皆

寓其感歎之意

中吳紀聞卷五

中吳紀聞卷六

宋 龔明之 撰

西樓詩

紹興中郡守王㬇顯道建西樓賦詩者甚衆獨耿時舉德基為擅場其詩曰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峨花發花殘香徑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迥欄干夕照多四百年来無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德基他文稱是居太學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郭仲達

郭章字仲達世居崐山自幼工於文游京師太學有聲因歸鄉省親作詩别同舍云半菽年来屬未涯羞騎欵段出京華漲塵田旋風頭際綺照支離日脚斜掠過短莎驚脫兎踏翻紅葉閙歸鵶不堪回首孤雲外望斷淮山始是家俄又賦一篇云也知隨俗調歸策却憶當年重出關豈是長居户限上可能無意馬蹄閒中原百覧知誰運今日分陰敢自閑倘有寸功裨社稷歸来恰好

試衣斑其詩傳播一時後以守城恩拜官被知己薦居帥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於京師年四十餘無子

凌佛子

凌哲字明甫與余同肄業郡庠誠實君子也紹興中為正言上疏論秦氏親黨因縁得科第有妨寒素進取之路公論甚與之累遷至吏部侍郎後以敷文閣待制通議大夫致仕年八十餘而卒公處己以廉待人以恕雖身至從班不啻如寒士非時未嘗輙至郡中終年無一

毫千請書室之前有一茶肆日為群小聚會之地公與賓客談話甚苦其喧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復然公不與較因徙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人目之為淩佛子

崐山學記

程詠之宰崐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風嘗修治縣庠張無垢為作記欲鐫之石或謂無垢託此以諷朝士尋即已之令横浦集亦不載因附見于此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崐山縣事程公詠之文簡公之曽孫伊川先生之姪

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沂聞為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有社壇齋廳掩蔽于前氣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壇之西闢其門墻廣袤數十丈又以東隅建學外門周植槐栁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㸌㸌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於

乎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以告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輙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為學者當以孔子為師以孔子為師當學孔子之學非為博物洽聞絺章繢句高自標置視四海為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嘗記三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

不如是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擿滔
播灑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
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如陸淳博如許敬宗文
如班固如栁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竇
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
之以為如何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

王唐公

王綯字唐公秦正懿王審琦五世孫建炎中為御史中

丞金犯維揚車駕南渡公扈從以行東宫初建以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未幾拜叅知政事力丐奉祠御書霖雨思賢佐一聯以賜之紹興七年薨于岷山僧舍年六十四謚和子陔公為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附宣和乙巳策士於廷公為詳定官多取議論剴切者置甲科建炎己酉金兵深入公具陳攻守之策宰相不以為然巳而金犯維揚終無策公自建康扈從至臨安道由鎮江從容奏陳陳東以忠諫被誅此其鄉里也即命賙

其家官其子車駕幸會稽時韓世忠邀擊金兵歸騎於揚子江公議遣兵追襲俾與世忠夾擊之同政者議不合遂求去公雖為執政其家貧甚每以禄不及親自奉極儉薄仕宦二十年無寸椽可居自奉祠後寓岘山惠嚴僧舍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於寒士天性仁孝賙恤姻族無所不至俸入之餘買田贍給其孤貧者又為之畢婚冠喪葬平居無他嗜好唯讀書為樂其文温潤典雅深於理致於死生禍福之說尤所洞達其寢疾也

家人召醫且欲灼艾公曰時至即行留連無益薨前二日書戊戌字示左右屬纊之日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公所著述有内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群史編八十卷内典略録百卷

顧景繁

顧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歸聖終龔州太守其父彥成字子美嘗將漕兩浙景繁雖受世賞不樂為

仕閉戶讀書自娛自號漫莊又號癡絶嘗注杜工部詩其他著述甚富所與交者皆一時名士鄱陽張紫微彦實擴以詩聞天下景繁結為一社與之唱酬今張集有送顧景繁暫歸浙西詩云牆頭飛花如雪委牆根老柳絲垂地春正濃時君不留山路曉風鳴馬箠濤江入眼浪千尺想見吳儂問行李田園久荒漫檢校親舊相逢半悲喜行朝諸公訪人材故人新賜尚書履袖中有策則可陳君亦因行聊爾耳又他詩稱譽景繁不一如云

顧侯風味更嚴苦家貧闕辦三韭菹鼅腸撑突五千卷底用會莘籛蟲魚又云虎頭文字逼前輩袞袞顓蒙分尺素天閑老驥日千里何用鹽車追蹇步景繁隱居五十年享高壽而終子美除漕到蘇臺過南峰山拜先都官墓都官子美之外祖也廵尉護送至山中親題于享亭之壁予視景繁為中表

慈受禪師

慈受禪師深老靖康間住靈巖學徒甚尊之平生所作勸戒偈頌甚多皆有文法鏤板行於世嘗自為真賛云

自顧箇形骸舉止凡而陋只因放得下觸事皆成就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孫仲益作守時因上元命之陞座慈受舉似云靈巖上元節且與諸方別只點一椀燈大千俱照徹也不用添油光明長皎潔雨又打不濕風又吹不滅大衆畢竟是甚麽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峰瓚老相去不遠絶不會面因中秋賞月書一絶寄瓚老云靈岫高峰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閑今宵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師名懷深

蔣侍郎不肯立坊名

胡文恭守蘇蔣公希魯將致政歸文恭公頃為諸生嘗受學於蔣因即其居第表為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謂文恭曰此俚俗歆豔内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即徹去文恭公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資其嘗獲芝草之瑞改為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葢人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

孫郎中

孫緯字彦文擢進士第仕至尚書郎為人誠朴好以俗下語為詩文而多近理泰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嘗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髭鬚長似緑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師垣甚喜之公精於本朝典故及巨室大家名系世次無不通曉嘗著本朝人物志行於世

潘悦之

潘兊字悦之操履甚正鄉人皆尊敬之徽宗朝為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與先君子甚厚常往来於滄浪之上飲酒賦詩延欵竟日悦之無子姝民瞻工於詩與季父唱和成集

南北章

章氏本建安郇公之裔後徙于平江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質夫樞密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望為一州之甲呉人號南北章以别之

余良弼占卦影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與余皆肄業郡庠又以同經聚于一齋良弼試上舍義題自假樂君子顯顯令德至干禄百福子孫千億良弼反覆用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既貢京師道由南徐訪一日者揲著得卦影畫文書一軸書天人二字於其上下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雁一入雲中一為箭所中日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以為不然既試南宫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蹉跌後

罷舍法以免舉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即欲盡寫舊作同舍曉之云文格與今不同矣用之必不驗良弼深以卦影之言為信竟書之不易一字鄉人用新格者俱見黜獨良弼得之廷試後一第下世時去揲蓍時適滿二十年之數

王彥光

王葆字彥光擢宣和甲辰第崐山自郟正夫登第後有孫積中後六十載無有繼之者彥光擢第時吳昉博士

適為邑宰有致語云振六十載之頹風貫三千人之餘勇紀其實也紹興改元天子廣言路講求賢良等材彥光時主麗水簿慨然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其末以儲嗣為請語尤切直至謂仁宗時中外無事海宇晏然而范鎮等為國遠計其所納忠急急在此况當今日國步多艱人心易動强虜未靖羣盜陸梁天下之勢危若綴旒而甲觀之祟未聞流慶中外惴恐此為甚急臣願陛下為宗社無疆之計廣求宗室之中仁明孝友時論

所歸者歷試諸事以係人心執政讀而竒之彦光素爲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宫及太后皆還彦光時主宗正寺簿上書於益公僅三百字大意謂自古宰相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其終始之言伊尹過周公逺矣方其相成湯輔太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政於君而啓其告歸之意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魯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爲伊尹乎欲爲周

公乎惟閣下所擇葢公得書頗喜久之除司封郎彥光
既丁内艱服闋再居舊職一日葢公語彥光曰檜待告
老如何曰此事不當問之於某葢公曰他人不敢言以
公有直氣故問之嘗記紹興八年某為右相時公以書
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告老不
問親與讐擇其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
民之福葢公黙然俄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葢公
薨出知廣德移漢州又移瀘州終浙東提刑彥光居鄉

教誘後進終日論文不倦其所成就甚衆所學最長於
春秋有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兩卷弟萬姪嘉彥
登第叅政范公嘗作挽詩云喻蜀三年戍還吳萬里船
雲歸雙節後雪白短檠前百世春秋傳一丘陽羨田浮
生如此了何必更淩煙日者悲離索公乎又杳冥門人
辨韓集子舍得韋經此去念築室空來聞過庭路遥人
不見千古泣松銘

彥光鑒裁甚精李樂菴為布衣時流落兵火之餘一

見以為佳士妻以女弟今叅政周公初第時愛其博
洽即納之為壻二公尋即榮遇而又學術氣節聳動
當世人於是服其知人至於從其學者亦能第其甲
科之先後無不一如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稱歎
以為不可及

狀元讖

穹窿山在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
夕聞有風雨聲詰旦視之果有石自東而移西者淳熙

辛丑黄子由遂魁多士崑山雖去松江不遠舊無潮汐紹興中方有之猶不及二十里外李樂菴嘗見一道人云潮到夷亭出狀元後以此語葉令子强因作問潮館識其語今已過夷亭矣但未知驗於何時然潮汐起於崐山邑人必有當此讖者

四幡之助

大父自甲子既周之後遇生朝則捨一大幡於寶積寺刹柱歲率以為常時曾王姒之越上留其壻顧沂大夫

家大父往省之夜宿於蕭山渡繫舟於一古栁之下終夕為之安寢拂曉舟師大驚四顧皆巨浸舟蓊於木之杪須臾水退獨免漂溺是夕王妣夢艤舟之地有四黄幡覆其上方有疑於心王父既歸言其事因屈指計之已歷四生朝矣

吳仁傑云龔浩字子正往蕭山訪顧沂舟值水發比到家其妻云向夢有黄幡六首旱一舟龔問其日正水發之夕也葢嘗以生朝施二幡於承天寺不染塵

觀音殿凡三歲矣適如夢中之數按吴氏感應録所記微有不同當以此說為是然不染塵觀音殿乃是在城報恩寺今北寺也

樂菴

樂菴在崐山之東南六七里李公彦平游息之所也公本江都人紹興初避地居此甞為溧水宰以徳化民四年無犯死罪者剡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事除知温州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遷樞密院

檢詳時上屢引見僧徒談性空之理一日因對論及禪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禪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禪而何陛下誠能端坐而思所以愛人利物之道即坐禪也何必他求乎俄以引年掛其冠而歸遂即菴廬而居之自號樂菴安叟居年餘上愛公精力不衰詔起致仕除侍御史同知壬辰貢舉因革去險怪之習文體為之一變而所得多一時名士因上疏

論后戚不當居樞筦之地遷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復上請老之章時王仲行爲右正言亦力彈之莫子齊爲給事中不書黃周洪道直學士院不草制皆遭遷逐布衣莊治嘗作四賢詩公道學精通且樂於教學者嘗誦康節語以告人曰學爲人之仁學爲人之事所以教人者率不外此公中年以後絶欲清修唯一蒼頭給事年幾八十視聽言論雖少年有所不及菴之左右皆植修竹經史圖書滿室忽旬餘不食屏醫却藥終日燕

坐一夕親作手簡徧別親舊仍命其子不得齋僧供佛書訖翛然而逝所著文章甚多號樂菴集又有易說語孟說若干卷

吴江詞

建炎庚戌兩浙被兵禍有題水調歌頭於吴江者不知其姓氏意極悲壯今録之于後平生太湖上短棹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劒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膾新鱸

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長豈謂今日識兵戈欲瀉三江雪浪淨洗邉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

徐望聖

徐師回字望聖師閔之弟嘗為南康太守作直節堂蘇黄門為之記以為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一為物所撓雖松柏竹箭之堅不能自保惟杉能遂其直求之人葢不待文王而興者黄門未嘗以言假人其推重公如此子

閩中孫林皝曽孫藏

羊充實

羊充實舊與子肄業郡學其為人好崖異且狠愎一夕同舍對牀劇談充實偶以言侵衆遂相率聯句戲之云彼美羊充實彎彎角向天口内餐荷葉尻中放瑞蓮細毛堪作筆麄毳可為氊子貢雖曽愛齊宣不見憐其他不能盡記充實見諸公更相應答機鋒甚鋭遂哀鳴不已自是處衆和易待人亦有禮諺所謂菱角雞頭之説

信矣

蘇民三百年不識兵

姑蘇自劉白韋為太守時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乾符間雖大盜蠭起而武肅錢王以破黄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錢氏常順事中國本朝既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平時泰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

繆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綖為蔡京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置獄逮千餘人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之聲晝夜不絕俗謂之聒囚鼓州民目所未覩莫不為之震駭獄既不就又遣三御史蕭服沈畸姚志其名重按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窺之不敢正視識者已知非太平氣象故其後有建炎之禍方章氏事未覺時城中小兒所在群聚皆唱云沈道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之彛老

之彛老外岡楊氏子名則之字彛老嘗學詩於西湖順老學禪於大覺璉禪師詩號禪外集禪學有十玄談恭同契俱行於世嘗作早梅詩云數蕚初含雪孤清畫本難有香終是别雖瘦亦勝寒横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鮮意容易莫吹残又雪霽觀梅詩云荒園晚景歛寒烟數朶清新破雪邊幽艶有誰能畫得冷香無主賴詩傳看来最畏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晚十分

終更好静兼江月淡娟娟

紀異

盛章季文作守時譙樓一夕為火所焚有得其煨燼之餘者欲析而為薪見其中有大吉二字遂聞之於朝又郡學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於州因作瑞石放光頌亦奏之又大成殿一夕為雷擊其柱火光異常東壁額上遺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之中庭詰朝視之無有矣

朱氏盛衰

朱沖微時以常賣為業後其家稍温易為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為心每遇春夏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諸延壽堂病僧日為供飲食藥餌病愈則已其子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凡林園亭

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者稍稍拂其意則以違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遇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為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泗有轉般倉綱運兵各據地分不相交越勔既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勔之

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即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嘗預曲宴徽宗親握其臂與語勔遂以黄羅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舉弟姪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縁得至顯官者甚衆盤門内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為幙帟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為標榜如是者數里園夫畦子執精種植及能疊石為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數計圃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

時縱婦女遊賞有迷其路者朱設酒食招邀或遺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勔敗檢估其家貲有黄發勾者素與勔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圃所謂牡丹者皆析以為薪每一扁牓以三錢計其直勔死又竄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誥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譏詞云做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特將一个保義酬勞反做了今日災害詔書下来索金帶這

官誥看看毀壞故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又云疊假山得保義幞頭上帶著百般村氣做模樣偏得人憎又識甚條制令日伏惟安置官誥又来索起不如更疊箇盆山賣八文十二初動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艮嶽之上以移根自遠為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即槁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内宴諢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諢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答之如是

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為俱謂之芭蕉

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来都𪨗了天顔亦為之少破

大學生鄭肅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諫之意至今傳于世

徐稚山

徐林游定夫先生字之曰稚山紹興中坐趙忠簡公所

引忤秦丞相意罷宗正少卿又以前任江西運使日嘗

按秦之妻弟王昌秦夫婦銜之俄有將兩浙漕節者容

受風旨誣劾公譏議均田良法安置興化軍秦死放還

除戶部侍郎事載紹興正論

無菴

峴山陳氏子名法全棄家從道川為僧參請勤至一日行靜齋殿前偶撞其首於柱間忽然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價日增後住湖州道場山號無菴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

論士人甚苦之當時有詭詞云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缺)服相類法甚嚴人盡畏便縫濶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叫保義

周妓下火文

崐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後係郡中籍張紫微作守時周忽暴死道川遣訪紫微公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衆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

新水點絳脣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怪臉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歿故某人向甚麽處去向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與君一把無烟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諧謔

雞冠花未放狗尾葉先生（嘲葉廣文）三間草屋田中舍兩面皮韁馬轡丞（田馬自相謔）冬瓜少貌猶施粉甘蔗無才也著

緋猜謎婦人富英對丁中散數行文字那箇漢書一簇人烟誰家莊子筵上枇杷宛頪無聲之樂艸頭蚱蜢猶如不繫之舟醉公子酉生年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鏡上占錢銅聲相應馬前斷事鞍上治民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滕達道與鄭毅夫對

思韓記

韓正彥字師德魏公之猶子嘉祐中知崐山縣崐山號為難理而公能以靜勝囹圄為之數空刜石堤疏斗門

作塘長七十里而人不病涉得膏腴田百萬頃部使者以最上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近便輸於縣鳩造塘餘材為倉廪以貯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生為立祠作思韓記鑱諸石

徐氏安人詩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為其筆墨畦逕多出於杜子美而清平沖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平生所為賦尤工有一文士嘗評之云近世陳去非吕

居仁皆以詩自名未能逺過也有詩集傳於世

吳中水利書

宜興士人單諤嘗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常三州之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吳江岸界於松江太湖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則大海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道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汚下茭蘆叢生沙泥漲

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来沙漲今為民居民田矣雖增吳江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反損幾百倍耶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隨橋錤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減元祐中東坡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

右中吳紀聞六卷凡二百二十五條宋宣教郎龔

希仲譔及其子昱所叙行實附後熊之外王父王君家所藏前後散脫數紙先大父録本以傳先大父既歿熊於外家始覩元本缺帙比前甚多其後從人搜訪綴輯竟無此書今年冬㑹周君正道於吳城寓舍偶及此事周君以録本見示所存二百條其餘亦皆缺失遂得校正增補尚恨未完噫淳熙九年距今纔二百年而書僅存于世先大父之卒巳二十餘年猶未獲其全非區區留意郡志此

書將泯沒而無聞矣士君子著述將垂不朽其傳之難必也如此豈不甚可惜哉因為記其大畧以示來者云至正二十五年二月之吉武寧盧熊記

吳中風土人文范文穆公吳郡志無餘憾矣崐山龔希仲又孜新舊圖經及地志不載者曰中吳紀聞命次子昱釐為六卷自叙云效范忠宣公東齋紀事暨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人耳即中援引詩句居十之五往往借説詩寓感時索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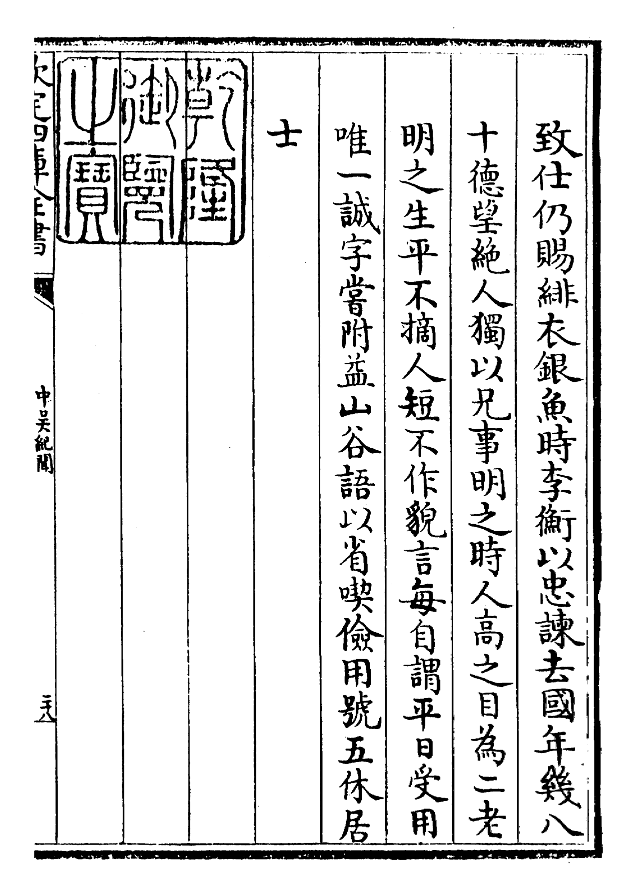
之意其卷首載范文正公條陳急務十條且云抱負奇偉不容不見于設施自非聖君賢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學殆亦蹭蹬名場昌黎所謂不得其平而鳴者歟二百年後武寧盧熊修蘇州府志輙取材焉讀其跋可想見其尚友深情云彧曰字熙仲宗元之曾孫父况與蘇過齊名于朝人號龔蘇居崑山黄姑别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年九十二臨終預知時至遺命二子晁昱曰毋設仙

釋像于柩前供一花一水誦論語孝經足矣其孝行詳本傳虞山毛晉識

傳云明之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夜禱于天乞減己五齡以益李壽灼香於頂者七閲月中有爆裂聲不為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亡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以旅

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先墓在西山大木數萬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駡每伐一木仆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巳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出官呉士在朝者列奏其行

義勅監潭州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奉直大夫林振等舉明之鄉曲儒宗經明行修議論操履衆所師法而窮居在下先是淳熙二年慶壽赦文内孝行節誼著于鄉閭仰長吏保明當議旌録時參政錢良臣謂明之無吏考難之吳仁傑曰公試與丞相敷陳必能動上聽良臣問故仁傑曰龔君頃以至行能動上帝是以知今日必能動人主因具言其事良臣為之竦然果得㫖超授宣教郎



致仕仍賜緋衣銀魚時李衡以忠諫去國年幾八十德望絶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為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唯一誠字嘗附益山谷語以省喫儉用號五休居士

中吳紀聞卷六